



麦场拾零

□ 纪邦丽

改革开放以前,争秋夺麦是相当累的活,夺麦累于争秋。在麦场轧麦、打麦是麦收中技术含量颇高的活,每样活都有名称,且大多离不开场。

所谓场,就是晾晒打轧麦子的地方,叫麦场,一般设在地头或村头。杠场,是准备麦场的过程,是麦收的准备环节,包括薅、耙、泼、洒、杠等过程。薅场,就是把准备作麦场的麦地里的麦子薅去,不用镰刀割,这样不留麦茬、易于杠轧;耙场,是把薅去麦子的麦地用耙耙平,再用耢或拖板拖平;泼场,就是将拖平的地方用水泼透,生产队里的男女老少都参与,大人担水,小孩儿抬水,与泼水的人员合理分工,高效省劲;洒场,即泼场后不能立即杠场,太泥泞不行,太干也不合适,要停一段时间,使其洒透,晾至多半干;杠场,则是场洒好后,在上面铺一层往年的麦秸,用石碾碾轧,使其结实平整。

晾场。杠场结束以后,不能马上使用,要晾晒,使其干透,变干变硬,利于打轧麦子。

进场。把麦个子(麦秆割倒以后,用草绳子捆成捆,一捆就是一个麦个子)用车拉进或肩挑进麦场。有农谚说,“麦子进场,小知了(一种小型蝉)叫娘”。

摊场。阳光好时,把拉进场的麦个子均匀地摊开晾在场地上,叫摊场。

和撒场。把麦个子上的草绳子抽

去,用叉把麦个子挑开,使其厚薄均匀,易于晾晒。

晒场。和撒场完毕,把麦子放在阳光下晒,使其进一步干燥。

轧场。用人力、牲畜或拖拉机拉着石碾碾轧麦子,使其脱粒。

翻场。轧场时,上层的麦穗先脱粒,为使下层的麦穗也尽快脱粒,用叉把轧过的麦子翻过来。

拾场。在轧场过程中,有一些在边缘的麦穗轧不着,就用扫帚往里扫一扫或用叉往里拾一拾,使其能被轧着。

拾倒场(拾掇场)。经过数遍碾轧,麦穗上的麦粒基本脱净,这时被轧扁且开裂的麦秆就变成了麦秸。把麦秸用叉挑出来垛成垛,再把麦穗子(麦秸挑出后剩下的麦粒和麦糠的混合物)堆成堆。

扬场。这是麦收时节最具有技术含量的活,一般在黎明或黄昏,在风力和风向都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进行。扬场的人用木锨把麦穗子撒向空中,在风力作用下使麦粒和麦糠分离开,麦粒落下,麦糠飘向远处,这个过程叫扬场。俗话说得好,“会扬的一溜线,不会扬的一大片”。技术好的人借风力把麦糠吹到一边,麦粒落下后,慢慢形成纺锤形麦粒堆;不会扬的人撒上去,麦粒和麦糠会混合落下,就是罗场高手也很难区分开。

罗场。在扬场过程中,随麦粒落下的还有没脱去外壳的麦粒,叫麦鱼子,



1959年,莘县北街青年突击队在场打麦。(选自《聊城图片百年》)

两头细、中间粗,形状像小鱼,总体比麦粒轻。每扬一锨,少量的麦鱼子就落在麦粒上方,为了使麦粒更洁净,就用扫帚把麦鱼子轻轻扫出去,叫罗场。罗场也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。

溜场。麦粒归仓后,再选一个晴天,把垛成堆的麦秸(里面还藏着少许麦粒)再摊开轧一次,让每一颗麦粒颗粒归仓。

看场。一般在麦子进场后,会派专人日夜看护麦场,防止偷盗或禽畜偷食

麦粒。

合垛。麦收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合垛,就是把所有的麦秸合成一个大麦秸垛,用来喂牲口或烧火。当时,一个生产队一般合成一个大麦秸垛,垛的形体一般是倒圆台型或倒梯形,上面呈球面。合垛这天,生产队全体人员都参与,还要吃一顿团圆饭,一块儿喝一顿凉面条或吃烙油饼,庆祝当年大丰收。

(选自《文化阳谷·乡村记忆》,部分文字有改动。文章有些方言,主要用其音。)

西关桥上忆往昔

□ 阴元昆

在聊城古城西门外,有一座二十孔拱形大桥,它像一道绚丽的彩虹,飞架在碧波荡漾的东昌湖上。它就是西关桥。我站在大桥上,举目远望,但见千年宋代古城巍然耸立;一望无际的湖面上,帆影点点;大桥的汉白玉栏杆上,《水浒传》故事浮雕活灵活现。当我漫步在大桥上,思绪就会穿越到过去,回想起发生在这里的件件往事。

我记得,在这座大桥修建之前,聊城西关城门外,通往西堤的水面上,有一条长约四五百米、宽约二三十米的土路(如右图)。出西关城门,向西约一百米,建有一座小桥,小桥由石头砌成,宽约十几米,当地人称西关水桥。从西城门外往西约二百米处,可见一片古代建筑遗迹。据有关资料记载,过去,这个地方建有一处古迹——吕祖庙,里边供奉着吕洞宾,建有山门、正殿、后楼和东跨院。吕祖庙大门外,路南建有一处戏楼。

看到这张照片,我还想起,这里曾发生过一场硝烟弥漫的战斗。据记载,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驻守聊城的日军仓皇逃窜。这时,占据聊城的伪军赵振华、郭培德投靠国民党,被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四旅,两个人分别任旅长、副旅长。1946年1月,解放军晋冀鲁豫二纵发动解放聊城战役,因国共和谈达成协议,便停止攻击,改由地方部队围困聊城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,城内的敌人困兽犹斗,妄图

从西城门外打开一个缺口,从这里突围。于是,解放军和敌人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。

解放军深知吕祖庙在西城门外的重要性,在这里部署了一个连的兵力,在大殿东、庙门前、戏楼下,构筑了明碉暗堡,配备了强大火力。这样的话,攻,可以进抵城门;守,能够控制出城的敌人,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。

敌人为了夺取吕祖庙,组成了两支队伍,一支由赵振华指挥,在城头进行火力掩护;另一支由郭培德率领,组成“敢死队”往前冲。

9月13日上午,战斗打响了。两架敌机嘶叫着扑到吕祖庙上空狂轰滥炸。一时间,吕祖庙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。在城头上敌人的火力掩护下,郭培德率领的“敢死队”从西城门外蜂拥而出,气势汹汹地朝吕祖庙冲来。守在吕祖庙的解放军先是按兵不动,等到敌人接近水桥时,突然从明碉暗堡内一起开火,机枪、步枪子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扑向敌人。敌人的尸体横七竖八躺在地上,剩下的“敢死队”队员狼狈地逃了回去。

过了一会儿,敌人的飞机又来轰炸了。突然,一颗炸弹落到解放军的阵地上,随着一声巨响,地堡被炸塌,几名战士英勇牺牲,两挺机枪也被砸在下边。郭培德见时机已到,光着膀子,一手提刀,一手握枪,高喊着:“弟兄们,八路的机枪哑巴啦,冲啊!”这群亡命之徒嚎叫着,又向水桥冲来。敌人刚刚踏上水



西关城门外景(聊城老照片博物馆供图)

桥,解放军庙前阵地的机枪、步枪又同时吼叫起来。原来,战士们火速抢修了地堡,调整了部署,并立即投入战斗。郭培德举着战刀,逼着后退的“敢死队”队员往前冲。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,上来一批,倒下一批,他们始终不能越过水桥一步。最后,郭培德只好拖着战刀,气急败坏地逃回城里。

从9月13日到16日,敌我双方在吕祖庙前进行了4天的激烈争夺战,敌人损兵折将三百多人,每次战斗均以失败告终。解放军在吕祖庙的前沿阵地,犹如铜打铁铸,巍然屹立在西城门外。

1946年12月底,解放军晋冀鲁豫七纵打响了解放聊城的战役。1947年1月1日,随着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,聊城这座千年古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。

站在西关桥上,抚今追昔,让人感慨万千。虽然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去,但那段历史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。岁月静好,我们应该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,我们更应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,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